

女孩友情小说

月亮茶馆里

殷健灵 著

的

童年

YUE LIANG CHA GUAN LI DE TONG NIAN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月亮茶馆里

女孩友情小说

的

殷健灵 著

童年

YUE LIANG CHA GUAN LI DE TONG NIAN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亮茶馆里的童年 殷健灵著 成都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
ISBN 7-5365-2465-X

.月... .殷...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9496 号

责任编辑 / 颜小鹂
封面设计 / 周合
技术设计 / 黄政
插图 / 王黎黎

月亮茶馆里的童年

作者 殷健灵
出版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中国 / 四川 / 成都盐道街三号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规格 开本 850 × 1168 1 / 32
印张 5 印张
版次 二〇〇〇年八月第一版
印次 二〇〇〇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4000 册
书号 ISBN 7-5365-2465-X / 1·605
定价 10.00 元



内容简介：

这里讲述着天米这位城市女孩子刻骨铭心的一段童年旧事。

讲述着天米与她的同学、老师、邻居相处、相知的故事。故事中有儿时幼稚而无邪的矛盾、有儿时所珍视的宝贝、有天性善良的同情心、有一丝丝道不明的忧伤与困惑……平淡中透出感人致深的情结：每一个“平淡”的情节中，都浸染着自然、真诚的友情，让人无法抵挡那份真情和心灵与心灵相撞的诱惑。

有一天孩子们问我
那本书写的是什么
我说什么我说什么
我为什么我为什么唱起了歌
我唱起了歌

哪一天落山风吹过海洋
那呜咽声仿佛少年泪光
有多少人 会打开窗
有多少人 痴痴地望
那么蓝的月亮
那遥远的月亮 月亮



第一章 月亮茶馆

天米不是第一次来上海了。
在天米的印象里，上海像一个现代闺秀，每天每天地躺卧在温情的阳光里或者绵密的细雨里，想着一些远远近近的心事。这个城市就像一个孤独者的地图，天米走在那些似曾相识的弯曲绵延的路上，时常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琴弦上寂寞的音符。

但有些路有些情景，却能唤起天米内心深处的温暖的记忆。这些记忆里飘着爆玉米花的清甜味儿和栀子花沁人心脾的青涩涩甜滋滋的奇香。

001



月亮茶馆里
童年



就在华山路上，接近丁香花园的地方，直楞楞地扎着一圈高高的竹篱笆，像是年代久远了，那篱笆像烟熏过一样，泛出厚厚实实的碳黑色，上面零星点缀着爬山虎的嫩芽，仿佛从乌云的间隙里漏出的一两点亮光。

那个小镇上，也有这样的竹篱笆。

女孩天米和女孩麦穗在爬满青藤的竹篱笆下面亲切地拥抱。秋天来了，那青藤隐约泛出淡淡的朱红，那颜色像是哪个调皮的小孩不小心将水彩颜料甩了上去；天上如絮的白云被温柔的风追逐着，缓缓地游走；开始枯黄的梧桐树叶，在风里零零散散地飘落；只有那些如花朵般开放着的松针，还是绿油油的，像是拽住了春天的脚步。

麦穗从后面抱住天米瘦小的肩胛：“你比我大两个月，是吗？天米。”

天米转过身去，有些得意地眯起眼睛：“是啊，所以，我比你高。”

“我不信。”麦穗不服气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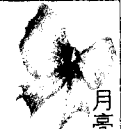
“不信？那我们就比比看。”

“比就比。”

于是，两个女孩就背转身比起了身高。黄昏的太阳从一侧照过来，将她们小小的影子涂在草地上，那是两片娇嫩柔美的纸一样的剪影。天米的影子确实比麦穗的长一点。

也许是为了安慰麦穗，天米说：“我们都在长大。”

002



月亮茶馆里的童年

“是啊，”麦穗马上高兴起来，“我现在只比你矮一点点，对吧。我能够长得很高很高，对吧？”麦穗张开手臂，做了一个比划的动作。

天米点点头：“我们都能长得很高很高。”

“像天一样高。”麦穗站在那儿，朝空中跳了跳。

“对，像天一样高。”天米抿着嘴笑，好像她们都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秋风滑过松针，发出窸窣窸窣的低语，仿佛小手弹拨琴弦……

天米仰着头，在竹篱笆下面停驻了一会儿。在记忆中夕阳的味道渐渐淡去的时候，却有一股清雅的栀子花香由远及近地飘过来。

走过来的是一个与天米年龄相仿的年轻女子。她在路口拐角上出现的时候，轻盈地跳上马路牙子。那动作还带着点属于少女的娇憨和活泼。然后，天米看到了一张微仰着的白皙的脸，和一双被灿白的阳光迷了的、有些泪光莹莹的眼睛。她挽着松松的发髻，额前挂下几缕微卷的刘海，一身白风衣被街角的风吹起，像天空下鸽子的翅膀。

年轻女子和天米擦肩而过的一刹那，仿佛有一根火柴轻轻划亮了天米的记忆。相信人的身上一定有一种东西可以从过去保留至将来的，它也许是一种气味，也许是一种气息，也许是一道神秘的痕迹，也许什么都不是。



003



月亮茶馆里
的
童年



她和她几乎是同时停住了脚步，然后，回转身，小心翼翼地、有些羞涩地试着叫出对方的名字：

“麦穗！”

“天米！”

……

这场景似乎已经被设想过许多次了。

这场景她们都以为不会再发生了。

……

黄昏了，这是一个现代都市的黄昏。空气中混杂着车鸣声、断断续续的JAZZ的鼓噪，还有夏奈尔5号香水和饭店里飘出的酒香。残阳洒在橡木桌上，把饮料杯里的液体照得一片橙黄；残阳也照在年轻的天米和麦穗的脸上，那脸上还透着少女般的纯真。她们好奇而亲切地对望着，望着望着，就从对方的眼睛里读到一些童年的影子、一些过去的图景：池塘边的金柳、泡桐树顶的烟岚，还有一串红甜丝丝的花蕊。

这个茶馆是麦穗开的。有着诗意的名字：月亮。

“你知道为什么叫‘月亮’吗？”麦穗考天米。

天米摇头。

“记得那一年，跟着妈妈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最孤独的人。每当我走进雨中，在人行道上徘徊，看见被雨打湿的叶子，不由又想起我们以前一起上学一起放学的情景……”

004



月亮茶馆里

66

童年

每次中午吃完午饭，不等放下饭碗，我就迫不及待地要去找你，然后去房子后面的山坡上玩……我真不想离开你们，我就绝望地想，天米，或许将来我们都看不到对方长大后的样子了。那段时间，我忽然听到了一首歌：‘哪一天落山风吹过海洋/那呜咽声仿佛少年泪光/有多少人会打开窗/有多少人痴痴地望/那么蓝的月亮/那遥远的月亮’我一边听一边哭，哭着哭着，心却一点一点温暖起来。天米，你说是不是很奇怪？”麦穗用白白的手托着腮，还像小的时候两个人聊天时的样子，一点都没变。

她们已经有十多年没见面了。

逝去的时光像宽阔的河流隔开两个人年少和成年的样子，忽然见面时，在对方的眼里，长大就变得像在一夜之间发生的那样令人惊奇。

时间很残酷。时间也很奇妙。

没有谁能改变童年。

没有谁不是一生都在享用童年的温床，没有。



005



月亮茶馆里
童年

第二章

麦穗和天米

A

麦

穗和天米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曾經是同桌，才兩個月，麥穗就轉了學。又過了幾個月，卻又回來了，仍然坐在天米的旁邊。只是這時候的麥穗身上，似乎多了一點這個年齡的小孩沒有的淡淡的沉郁和憂傷。

麥穗的名字曾經被同學們取笑過。調皮的男孩從附近農村的麥田摘了一支青澀澀沉甸甸的麥穗帶到教室裡，一邊揮舞一邊衝着麥穗叫：“麥穗！麥穗！”麥穗不羞也不惱，把臉別過去，當做沒聽見一樣。那男孩便覺得很沒趣，就隨手把玩得七零八落的麥穗朝窗外一扔。那麥穗飄飄悠悠地落在了教學樓後面的空地上，很可惜地和那些廢紙果皮雜草混在了一起。這時候，麥穗的嘴角常常會不經意地滑過一絲有些得意的笑。


厲寒冰老師卻很喜欢麥穗的名字。有一回，在語文課上講解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那首詩時，不知怎





800

儿童文学名著



的，就提到了麦穗的名字。厉寒冰老师说：“麦穗，这名字多好。它让人联想到春天里绿油油的麦田、秋天的田野里金黄起伏的麦浪，多有诗意啊。你们想，在蓝得透明的天空下，一片无边的金色的麦田，在和风的抚弄下，麦穗们轻轻地舞动着，‘沙沙沙’地唱着歌，还有三两只好看的不知名的小鸟在麦田上啾啾着起起落落。多美的图景！麦穗，只有那种温柔的、害羞的、喜欢梦想的女孩子才配得上这么好的名字。”

下面的小孩子仰着脸听着，觉得厉寒冰老师用语言画了一幅油画。天米尤其地向往，羡慕麦穗的爸妈起了个别人想都想不到的好名字。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同学拿名字来取笑麦穗了。

其实，他们对乡村里的麦田并不陌生。

天米和麦穗生活的这个地方有些特别。它当然不是什么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也不是闭塞的农村。它有点像集镇，但没有集镇的那种乡土气，却带着一点工业文明的痕迹。这是一个大型的钢铁企业，60年代末诞生在城市边缘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宝野。那时候，许许多多怀着远大抱负的人丢弃了大城市的繁华生活聚集到这里，他们觉得自己肩上挑着很重的建设祖国的担子，他们在心里把“国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从宝野到离它最近的城市，最少得坐两个小时的车，人们难得进一回城。住在宝野的人推开窗就能望见碧绿的田野。天米记得上幼儿园的时





候，她家的房子附近就有农民的村舍，他们养着牛、喂着猪，关着窗都能听见牛们“哞哞”的叫声。宝野是建在一片绵延的丘陵上的，所以那里随处可见水泥沙石砌成的楼梯和坡道，走在路上，小孩子们总有玩游戏的感觉，一路上上上下下的，就走出很多趣味来。那里的人都固执地有些骄傲地说着原来那个大城市的方言，和当地人似乎格格不入，即使是外地分来的大学生，慢慢地也学说起了这种方言。说着这种方言的人，一辈子都改不了口音。

麦穗和天米刚刚有些熟悉了，却忽然转了学。麦穗的爸爸是炼铁厂的高级工程师，那年10月份的时候，给包头的一个更大的钢铁公司调了去，麦穗和妈妈也跟着一起去。天米记得麦穗走之前，厉寒冰老师还特意让大家从田边摘了好些黄灿灿的野菊花，编成小小的花环送给她。宝野附近的山坡上开满了野菊花，茎干矮矮的，每到春天，就像漫天的星星一样冒出来。厉寒冰老师把野菊花环递给麦穗，说：“这些小花，即使干枯了，也能嗅到浓浓的菊花香。你嗅到花香的时候，一定能想起大家。”

天米看着麦穗接过花环，鼻子那里酸酸的，第一次感觉到分别的悲伤。

那天，下着大雨。天米他们的教室是学校里最矮的一幢房子，红砖墙，木窗户，雨点打在黑色的瓦片上，发出噼噼啪啪很大的声响。那声音似乎就在头顶，于是，就有孩子抬起头来看，疑

009



月亮茶馆里

童年



感是房顶漏了。嘈杂的雨声反倒衬托出一种异样的安宁和忧伤，在日光灯薄薄的光线下，麦穗的脸看上去有些模糊。

麦穗走后，天米边上的座位就换上了别的孩子。可是没有想到，麦穗刚刚有些淡出天米和大家的记忆了，她又忽然地回到了他们中间。

麦穗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年级的下半学期了。她像一个新生一样被厉寒冰带进了教室，战战兢兢地靠在讲台边上，垂着眼睑，不敢看大家。天米一眼看见麦穗的袖管上刺目地戴了一枚黑纱。那天的麦穗穿着一件咖啡色的尼龙短外套，黑色的裤子，整个色调都很暗淡，可那枚黑纱还是像强光一样刺痛了很多孩子的眼睛。

教室前面的黑板上面，正并排悬挂着两位老人的头像，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华国锋。大家在心里都隐隐约约地明白，那个叫毛泽东的老人，在中国代表了一种象征。几年前，当这位老人去世的时候，全国上下都成了黑纱和哀乐的海洋，那些戴在人们手臂上的标志黑蝴蝶一样地在寒风里飞舞，冰冻了那一年所有的人的表情。

现在，这枚黑蝴蝶就栖在他们的同学麦穗的袖管上。

厉寒冰用轻柔的语调对同学们说：“麦穗的爸爸上个月去世了……现在，麦穗的妈妈又带着她回来了。”她又轻轻拍了拍麦穗的肩：“我们都很想你呢，你看，天米边上的座位还空着呢！”天米边上的空位其实是厉寒冰前一天才临



时调出来的。后来大家才听说，麦穗的爸爸得的是晚期肝癌，从发现到去世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这是天米第一次听说“癌”这种可怕的病，也是第一次遇到认识的人死去。死，真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麦穗的爸爸，那个戴着白边眼镜、脸色苍白的、表情总是很和蔼的人，怎么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就像蒸发掉的水蒸气一样？

麦穗一直低着头，脸颊比原来瘦了一小圈，看上去，就像小小的手背。听厉寒冰老师说着话，麦穗的睫毛上就凝了一小滴湿湿亮亮的泪珠，后来那一小滴泪珠又无声地串成了一串，滴滴答答地落下来。麦穗成了一个泪人。

坐到天米边上时，麦穗还在小声地抽噎，她的课本被眼泪浸湿了，又很快干了，那纸上就变得皱皱巴巴的。天米很想劝一劝麦穗，却又不知说什么好。天米想起以前听《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的时候，曾经假想过自己是一个没有父母亲的孤儿：寒冷的除夕夜，孤儿天米孤零零地在街头流浪，没有炉火的温暖，没有大人的关照，更闻不到妈妈亲手做的酱鸭的香味……还没有设想完，天米已经为自己伤心起来。所以，天米能想像现在的麦穗一定比那时的自己难过一百倍、一千倍。

②



后的日子，麦穗像变了一个人。



011



月亮茶馆里

的

童年



原先天米觉得麦穗和自己一样，是一个怕羞的、很软弱的小姑娘。可现在不一样，麦穗虽然话也不多，却常常做出让人惊奇的事情来。或许麦穗原本就是这样，而是天米们没有发现罢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麦穗都有些沉默寡言。大家心里想着，她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怪可怜的，都让着她。连爱欺侮她的那些个男生也收敛了不少。

那天是上手工课。手工老师姓张，胖胖的，将近 50 岁的年纪，肤色很白净。课的内容是按照卡纸上的虚线把图样剪下来，然后做成三个大小不一的纸盒子。剪刀、胶水什么的都是从各自家里带来的。天米看见麦穗带的是一把银亮银亮的大剪刀，足足有小孩手的两倍大，用这么大的剪刀剪东西，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麦穗剪得很吃力，嘴巴因为过于认真而紧张得噘起，眼睛盯住手上的卡纸，几乎要成“斗鸡眼”了，可麦穗还是不能很好地驾驭手里的那把大剪刀，卡纸被她剪得曲曲弯弯，像是给小狗啃过一样。天米也好不到哪儿去，这个年龄的小孩，做手工总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好像平衡和协调功能都没发育好。

胖胖的张老师却是个急性子，她已经在麦穗边上站了好一会儿了。是麦穗的那把大剪刀首先吸引了她的注意，她先是担心这孩子会不小心伤了自己，就特意走到麦穗边上留意着她。有人在边上看着，麦穗觉得浑身不自在，心里老大不乐





意。越不乐意，那剪刀就越不听使唤，好好的彩色卡纸被麦穗剪得惨不忍睹。张老师耐不住性子了，从麦穗手里拿过那大剪刀，说：“这么小的手，用这么大的剪刀，又危险又不好使，你看看，剪成什么样了？”

听见老师这么说，所有的孩子都朝麦穗这边看过来。麦穗低着头，脸涨得像红番茄似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张老师没注意到麦穗的反应，继续说：“好好的卡纸，都给你糟蹋了，做出来哪会像纸盒子，倒像是给人丢掉的废物了……”

张老师的话音未落，麦穗就从椅子上一下滑到了地上，捂住脸，蹬着两腿“呜呜”地哭起来。大家都懵了。

天米从后面抱住哭泣的麦穗，想把她拖起来。麦穗就是不配合，哭得更厉害，她的裤子上，沾了一层灰，快成泥裤子了。张老师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这孩子，说你两句，就这样，快起来，老师不说你了，啊？”

好不容易，麦穗才止了哭。从地上起来的时候，天米给她拍了半天的灰，拍得教室里腾满了白灰。

从此，那些调皮的男孩又有了取笑麦穗的把柄，尤其是子晏，天米常见他在麦穗不注意的时候，蹬着两腿学麦穗哭引来男生们的哄笑。

每天早晨和中午，天米都会到麦穗家楼下叫了麦穗一同去上学，有时，放学回家，也到麦穗家一起做功课。天米常会遇到麦穗的妈妈。

013



月亮茶馆里
童年

60